

回家

□李耀洪

喜鹊登枝

□魏咏柏

1

刚进腊月，未家坪家家户户就忙着杀年猪、推豆腐、打糍粑……年味一天比一天浓了起来。

秀英是腊月十日到家的，回来没几天，就被爸妈逼着相了好几场亲。秀英一个都没看上。

屋旁高大的柿子树光秃秃的，显得落寞而萧瑟。送走相亲的小伙子，妈不解地问道：“这个后生长得挺精神，家境也好，还不中你的意？”

秀英转身往屋里走，说：“妈，婚姻这东西，是要讲缘分的。”

“二十五六的人了，莫挑三拣四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妈埋怨道。

秀英不甘心地道：“急啥，如今城里的女子，三十岁没成家的多的是。”

“就是，二十五六不算大，急啥呢。”

“二十五六还不算大，那我二十岁嫁你时怎么还嫌我大？”妈没好气地道。

秀英爸只是嘿嘿笑，不再答话。见秀英又抿着嘴在刷抖音，妈叹了口气说：“看你最后能挑个啥样的。”

2

隔天，秀英么叔家打糍粑，么婶一早叫他们过去帮忙。秀英走进么叔家厨房时，么婶正在用饭甑蒸糯米。念初中的堂弟戴着副眼镜，大腿上搁着一本书，坐在灶前默默地烧火。看到秀英，他羞赧地笑着，脸庞被灶火映得通红。

么婶娘平日和秀英相

处融洽。“秀英，又没相中？”么婶娘轻声问她。

秀英摇摇头，算是回答。

么婶娘安慰道：“你长得这么俊，肯定能找个称心的。”秀英微微一笑，没有作声。

过了一会，么婶娘又问：“秀英，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？”

秀英的脸“唰”地红了。这几天秀英脑海里确实有一个小伙的身影晃来晃去。可这个小伙叫什么、多大了、住哪里，秀英一概不知。他们只是从县城到镇里坐了同一辆班车。在车上，小伙帮人拿行李，给人让座位。秀英只瞧了他一眼，便牢牢印在了心里。小伙留着板寸，眼神坚毅，身材挺拔，在秀英眼里，就是个阳光的、温暖的大男孩。说实话，这几天秀英和别人相亲时，总忍不住拿他和那个小伙相比，这一比，不仅比出了高低，还比出了一丝失落。

3

当然，秀英并没把这事告诉么婶娘，她觉得那不过就是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也许以后都不可能再见了，就当是自己的一个秘密，永远藏在心底吧。

等厨房里糯米熟了，正香气四溢时，么婶娘喊来么叔和秀英爸，两个男人把饭甑抬到院里，将糯米饭倒进石臼，然后一人站一边，开始抡起把槌砸向石臼里的糯米饭。咚咚咚……把槌有节奏地此起彼伏，糯米饭越打越细，越打越黏，只一会儿，两人额上渗出了汗，头发丝上都带着热气。

打糍粑是男人们的事，女人和孩子围在旁边看热闹。只有么婶娘提着水桶，

手上沾着水，男人每打几下，她就给那团糯米翻个身。

糯米饭完全打成糯米粑后，么叔和秀英爸紧握着槌绕着石臼打转，整坨糯米粑便慢慢缠绕在槌上。只听秀英爸喊一声：“起——”两人同时用力，整坨糯米粑被拉了上来。么婶娘和秀英妈麻利地扯掉粘在槌上的糯米粑，开始准备捶糍粑。

秀英妈将糯米粑分成一个个鹅蛋大小的圆团。么婶娘、秀英还有孩子们围拢了起来，一起把圆团压成圆饼状，然后整整齐齐地摆在刷过油的木板上。

这种糍粑吃法很多，可以煎着吃，也可以煮着吃，秀英最喜欢烤着吃。天寒地冻的日子，一家人围着火炕烤火，头顶上是一串串熏得黢黑的腊肉，火坑里是烧得旺旺的柴火，浑身上下暖融融的。秀英把火钳支开，将糍粑放在上面烤。没多久，糍粑冒着热气鼓得老高。秀英拿起糍粑，扯一块放进嘴里细细咀嚼，既酥脆，又绵糯，好吃极了。

一边吃着糍粑，么婶一边对秀英说：“你堂姐昨天还打电话来说，要给你介绍个对象。她说小伙子人品不错，长得也好，还是个消防员，包你瞧得上。开年后她带过来拜年，你们到时见个面？”秀英摇了摇头，心里又想起了那个陌生小伙子。她拒绝了么婶娘和堂姐的好意，现在这个时代靠相亲结婚太不靠谱了，还是算了。而且她打算过了初二进城上班，可能没时间再见了。

4

正月初六一大早，秀英一打开门，就听到一阵“喳喳”清脆的鸟啼声传来。循



制图/小箭

声望去，柿子树上，两只喜鹊立在枝头，不时扑棱着翅膀，间或梳理着羽毛。

“喜鹊登枝，好兆头哩！”妈站在秀英身边，满心欢喜地说今天肯定有贵客到。

秀英没搭话，她来到火炕屋，从水缸里捞起一个糍粑，放在火钳上烤。

不一会儿，屋外热闹起

来。接着，妈领着堂姐，堂姐领着一个小伙走了进来。秀英抬头一看，不由愣住了——小伙不是别人，正是让秀英只瞧了一眼便牢牢印在心里的的小伙。

秀英一时慌乱起来，也没顾上喷，拿起那个刚烤得鼓鼓、滚烫的糍粑，就递到小伙子手上……

花城、花市、花街

文/莫凌 图/卢佳圳



素馨花

载：“素馨花……或以竹丝贯之，卖于市，一枝二文，人竞买。”文中提及的“卖于市”，这便是现在能见到的关于广州有关花与市场最早的记载。

“日出而作，日落仍作”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辛劳，但对于花农来说，他们以双手，以汗水，创造着一方水土的繁荣，也让自己的生活得到了保障。难怪后人有了“梅不庄头村内住，一生衣食素馨花”的感慨。

据记载，明末清初，广州每天买素馨的“富者以斗斛，贫者以升，其量花若量珠然”。一斛十斗，一斗十升，一升为1.5公斤，正是这样升装斗量的买卖成就了珠江南岸连云接天的花田。

著名学者屈大均于《广东新语》中说：“花市，在广州七门，所卖素馨，无别花，亦犹洛阳称牡丹曰花。”可见当时广州城门口的圩市，交易的花只有素馨一种。再加上清人陈坤有诗为证：“素馨花市闹黄昏，抛掷金钱价莫论。”可见，广州当年的花市雏形，应该仅为素馨花市。

屈大均所说的“城门口花市”中，五仙门花市是其中最负盛名的，原因就是其对岸的河南码头，每天东方欲晓之时，花贩的小艇满载着一篓篓点缀着露珠的素馨花，渡过珠江，然后上岸送往城里各处，河南码头因此得名“花渡头”。花渡头还曾



庄头公园

经有过一个美丽的名字，曰“花洲古道”。

徐澄溥的《岁暮杂诗》描绘了清代广州的画面，“双门花市走幢幢，满插箩筐大树桩，道是鼎湖山上探，一苞九个倒悬钟。”双门底大街即今天广州的北京路。可见当时的迎春花市已热闹非凡。到了民国时期，迎春花市已扩展到广州老城的大北、小北、西门、东门、南门，当时的花农们都会沿着珠江河，运着花轿上岸，顺着长堤的街边一直摆到了海珠广场一带。

“年卅晚，行花街，迎春花放满街排，朵朵红花鲜，朵朵黄花大，千朵万朵晒晒……”广州人一直有个观念：行过花街才算过年。花街上，广州人因花而来，花随人归，“花城”“花市”对于老广来说，是大自然里花好月圆四季享之不尽的真实恩泽。

(作者为海珠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)

全家福

□杨亚爽

“劈里啪啦，咚咚咚！”除夕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接连不断，姬惠觉得像被围堵堵似的，孤身一人在家的她更觉得孤单了。

午后，她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：“惠儿，‘全家福’做好了，你弟开车来接你，回来吃团圆饭吧。”

“不用。我在酒店吃了。”姬惠说。确实有朋友接她去酒店一起吃团圆饭，但她不想去掺和别人一家子的阖家团聚。

她记得，离婚后曾回娘家一起吃过一次团圆饭，却是自己在厨房里吃的。她娘家在乡下，那年弟弟刚结婚，当时她妈将桌上每样菜给姬惠夹了两筷子，然后说：“惠儿，老家的规矩你是晓得的，家里今年有新媳妇，你是出嫁的女儿，又刚离了婚，妈不能让你上正席了……”当时她就下定决心，以后都不回娘家过年了，宁愿自己一个人过。

刚才，她去市场买了些肉和菜，一个人在家炸了一些肉丸子，又煮了一个蛋饺，煮几片冬笋、香菇和火腿，准备给自己煮一碗“全家福”，打算吃完就算是过年了。

她刚将“全家福”端上茶几上，儿子打来电话，说：“妈，爸说一会去接你回来吃团圆饭。”

她一愣，离婚十年了，前夫依然单身，每年都说要接她去吃团圆饭。十年前，年轻气盛的她对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十分不满，因一些小事与前夫闹翻了天。但这么多年，生活的现实已经足够让她清醒。她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男人，早就明白了前夫的真心和当初三口之家的单纯和美好。面对前夫的一往情深，她不是没有动摇过，可当初是她提出的离婚，而且把话说得很绝，根本没给自己留退路。现在只要一想起当时婆婆那如刺的目光，她就觉得没脸再回去了。

“不去。我刚吃了饭，还一个人喝了点酒……”姬惠不知自己为啥要说一个人喝酒。

门外响起敲门声，姬惠一惊，莫非是前夫已经过来了？她慌忙跑去开门，只见前夫提着一个保温盒站在门口。

“惠，我是来接你回家吃团圆饭的。儿子和我妈还在家里等着。”前夫一脸深情地看着她。

她犹豫着把前夫让进了家门。看着前夫手里的保温盒，她问：“来接我吃饭，还是来给我送饭的？怕我一个人没饭吃啊？”口气里还有些不认输。

前夫看了一眼姬惠刚端上桌还没

开车去接她回家，下车的时候，她问了一句：“这是到哪里了呀？”看看，妈都老成这样了。还有，上两个月妈过生日，我们一家回村里陪妈吃了一餐饭。大姐一家也去了，我们到的时候，妈见我们买了菜和肉还有水果回去，一脸惊讶地问：“你们买那么多东西回来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”妈说这句话，听起来好好笑，但我们心里却觉得难受。妈可能是有些老年痴呆啦。见到你侄女嘉嘉，妈却问：“周梅，你放假了？怎么有空来呢？”妈把你侄女认作你姐的女儿啦。妈确实老了。每次我回家看她，她都问我，阿华在哪里打工？阿华工作累不累？阿华有打电话过来吗？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够回来过年。妈不需要你带多少钱回来，你人回来让她看一眼就行。”

大哥接着说：“去年婆婆去世，你也不回来。你是她的亲侄孙之一，她没能见你一面就走了。她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哦。你小时候她最疼的就是你了。”

电话那头，已经有抽泣的声音传来。大哥停了口，手里的手机却仍像凝固了似地贴在右耳旁，久久不放下，直到电话那头传来了挂断后的“嘟嘟”声。

“叮咚”一声响，不久弟弟又发来一条微信：“中午只有一个小时休息时间，我要赶紧吃完饭准备上班了。”至于春节回不回家过年，弟弟仍不表态。

除夕，节日吉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山村。大哥一家四口回到村里过年，阿华的姐姐一家今年也回娘家来过年了。

傍晚，天渐渐暗下来，妈和大哥他们一家子人围坐在一起，准备吃年夜饭，妈突然又问：“阿华没回来过年吗？他工作也太忙了吧？”大哥说：“我打电话问过他了，他请不了假，今年应该回不来啦。”

听了大哥的话，妈不再说话。见妈不说话，大家也不知说什么好，都默默地开始吃饭。

这时，厚实的大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——弟弟背着一个大背包，出现在家人眼前。

“叮咚”一声响，不久弟弟又发来一条微信：“中午只有一个小时休息时间，我要赶紧吃完饭准备上班了。”至于春节回不回家过年，弟弟仍不表态。

除夕，节日吉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山村。大哥一家四口回到村里过年，阿华的姐姐一家今年也回娘家来过年了。

傍晚，天渐渐暗下来，妈和大哥他们一家子人围坐在一起，准备吃年夜饭，妈突然又问：“阿华没回来过年吗？他工作也太忙了吧？”大哥说：“我打电话问过他了，他请不了假，今年应该回不来啦。”

听了大哥的话，妈不再说话。见妈不说话，大家也不知说什么好，都默默地开始吃饭。

这时，厚实的大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——弟弟背着一个大背包，出现在家人眼前。

“你真的不回来过年吗？”

“不回！”

见弟弟那么坚决，大哥说：“我希望你能回家过年。爸妈应该都是希望你回来过年的。爸妈都老了，妈已经七十多岁了。你想想，你还能跟爸妈一起过几年呢？你连过年都不回来，你算一算，你这辈子还能陪妈吃上几顿饭？”

大哥还告诉弟弟：“今年6月份，妈生病住院，出院那天我

来，妈领着我，前夫依然单身，每年都说要接她去吃团圆饭。十年前，年轻气盛的她对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十分不满，因一些小事与前夫闹翻了天。但这么多年，生活的现实已经足够让她清醒。她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男人，早就明白了前夫的真心和当初三口之家的单纯和美好。面对前夫的一往情深，她不是没有动摇过，可当初是她提出的离婚，而且把话说得很绝，根本没给自己留退路。现在只要一想起当时婆婆那如刺的目光，她就觉得没脸再回去了。

“不去。我刚吃了饭，还一个人喝了点酒……”姬惠不知自己为啥要说一个人喝酒。

门外响起敲门声，姬惠一惊，莫非是前夫已经过来了？她慌忙跑去开门，只见前夫提着一个保温盒站在门口。

“惠，我是来接你回家吃团圆饭的。儿子和我妈还在家里等着。”前夫一脸深情地看着她。

她犹豫着把前夫让进了家门。看着前夫手里的保温盒，她问：“来接我吃饭，还是来给我送饭的？怕我一个人没饭吃啊？”口气里还有些不认输。

前夫看了一眼姬惠刚端上桌还没

来及吃的那碗“全家福”，轻轻地笑起来：“你看，你不是还没吃吗？跟我回去一起吃吧。”他举了举手里的保温盒，说：“我妈说了，今年要是你还是不肯回去，她叫我也不要回去了，留下来跟你一起吃团圆饭。她连菜都让我带上了，说你喜欢吃‘全家福’，她亲手做了一份。”

姬惠的眼眶突然就红了。

“惠，别哭。”前夫拉过姬惠的手，眼圈也红了，他把姬惠拉进了怀里，说：“以前的事都怪我，是我没本事，让你孤苦伶仃地过了这么多年。这些年，我拼命挣钱，只想再把你娶回家……”

姬惠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她呜呜地哭起来：“不怪你！怪我眼皮子浅。我只想当个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忘了黄金难买是真心……”

“妈，回来一起吃吧。我不要跟奶奶两个人吃团圆饭。”儿子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姬惠才想起刚才儿子打来的电话还没挂……她擦了擦眼泪，拿起电话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前夫乐得立刻去打包桌上那碗“全家福”，说：“把这个也带上，儿子总说奶奶做的没你做得好吃，带回去让奶奶也尝尝。”

混得不好

□张宏宇

不太懂“人情世故”，只是他工作认真，也熬了很多年，去年才被破格提拔为科长助理。

有一年同学聚会，老大表示，一定要拉表弟的领导打个招呼，老四也连忙出声，表示愿意出钱帮二哥打通一些社会关系。表弟一口拒绝了，他说只想靠自己的能力，实实在在地做点事，他不想升官发财，也不想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外的事情。老大拿起自己的手只好放下。老三笑表弟依旧是个“死脑筋”，简直就是个“呆子”，总之一句话：没出息。

因为没有了共同目标，也没有了共同话题，渐渐地，表弟的几个死党离他越来越远。表弟也不怪他们，只是他说：“谁叫我混得不好呢？不是我那个圈子里的人。”

没想到，过年前，表弟突然听说，老大因贪污受贿，被请去“喝茶”了，一直没回家。表弟赶紧给老四打电话，想问问情况，结果电话打不通。他又给老三打电话，老三唉声叹气地说：“我也一头包呢，这几天天天做噩

梦。就因为前段时间去了趟澳门，花了点不该花的钱，眼下正被查，搞不好就得坐牢，都不一定能在家过年了。”他还告诉表弟，老四因为行贿，已经被公安机关拘留。

挂了电话，表弟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这是怎么了，他们不是一直混得挺好嘛？他有点搞不懂了。

后来，他想办法去看望了一下老四。老四见到他后泪流满面，直说悔不该当初啊。老四说，其实他们混得都不好，这些年也是胆子太大了，做了许多不踏实的事，之前别看他挺风光的样子，生意场上，他就是个“孙子”。老四还说，现在他算是明白为什么老大总说自己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。他不羡慕地对表弟说：“还是你好，安安分分做个普普通通的人，过得自由自在的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表弟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说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“平平淡淡才是真”了。他叹息着说：“做人啊，要知足、低调，还应该守住一颗善良的心，这日子才能过得安安稳稳，这才叫幸福。”



民生新闻部主编 曹玉敏